

## 天落雨哪有准

□明前茶

老秦是苗木培植的高手,在他的园圃里,雪松、水杉、栾树、樟树、国槐应有尽有,看到我们日常见到的高达三四层楼的树木君子,在这里只及成人肩膀一样高,枝条纤瘦,叶片稀疏,就好像一排小朋友在幼儿园里安静地等着吃午饭,如此惹人爱怜,我有点吃惊老秦何以能培植出“我的树出了门,只有6%的补种率”的傲人指标。看上去,老秦运来的幼苗,与其他苗木养殖户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老秦问我:树长到半大,移栽出去能活得精神抖擞,靠的是什么?

当然靠的是根深叶茂。

你只说对了一半。叶茂与否,暂不要紧。苗木能活下来靠的是根系发达。根要是能在岩缝里打洞,能在砾石间游走,能抓得牢沙土,撬得开一团一团密不透风的黏泥,那不管这树栽种的那一年,是遭遇了台风,还是兜头被压上暴雪,都会扛过去。苗木最怕移栽出去的时候树冠长得漂漂亮亮,能当迎宾卫士,下面的根系扎得不够深,延伸得不够广,别说遇上8级大风或者来场暴雪了,就算旱上半个月,也能死掉三分之一。

我恍然:那老秦你的奥秘,是去壮大苗木的根系?

## 迷人的夏夜

□吴建

当暑热褪去、习习凉风穿过田野,夹着泥土的芳香;拂过河面,撷取水草淡淡的腥味;掠过树丛,携带鸟儿甜蜜的歌唱来到小村的时候,小村的夏夜便降临了。

刚从庄稼地里收工回来、被晒得黝黑的汉子从井里打来一吊桶水,当头倒下,将浑身上下冲了个遍;在家里忙完了家务活、被汗水浸得水灵的女人把早已做好的饭菜摆上了院子里的方桌上,然后解下围裙,拍拍身上的灰尘,走到院外扯开尖细的嗓子大喊:“伢儿,你在哪儿啊?快回家吃饭呀。”这样一连喊了三五声,才听到远处河边、树林间传来稚嫩的童音:“我在这儿呢,就回家。”不一会儿,一个光着腚、赤着脚的顽童满头大汗地溜进院子里,扑到饭桌边撕了一些腌菜放在黏稠的糁粥碗里,捧起碗又去找小伙伴野玩,大人们免不了要斥责几句:“死伢子,吃饭都不安分。”

如水的月光漫过鳞次栉比的小屋,把银辉洒在各家各户的院子里。家家升起用麦壳、稻草燃起的烟雾,驱赶着蚊虫。男人照例要喝一点老酒,那窖藏了一冬一春的米酒此刻在饭桌上飘溢着醇香。女人自然要炒一碟花生米给男人做下酒的菜。吃饭时,男人边呷着酒边给女人讲述地里的庄稼长势如何,女人则边啖粥边告诉男人家中的老母鸡下了几个蛋、娃儿的衣服又磨破了几个洞……饭后的小憩是小村男人女人最温情最浪漫的时刻。月光在微风的多情抚摸下,显得格外温柔、恬静。男人喝得微醉,脸色酡红,他眯缝着眼瞧着对面只穿一件汗衫的女人那鼓鼓的胸脯。女人被盯得不好意思了,脸颊上飞起两片红云。她一边收拾桌子,一边嗔道:“老不正经的,今晚你又喝多了……还不快去把伢子找回来洗澡。”男人嘿嘿一笑,站起身在女人的胸前重重地抹了一把,亮亮地应了一声“哎”,就趿着拖鞋

心窗  
片羽

当然。养苗木也要动脑筋啊。你设想一下,野树为什么能从石头缝里长出来,能在河床里扎根,连山洪也冲不走它?关键是,它喝水吃饭靠天落雨,它得拼命地往下扎根,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寻找生机。

而如今很多的苗圃老板,就像条件优越的父母带孩子,对苗木都操心得太多,管得太细了。有的树要喷叶片,有的树要喷根茎,喷上去的液滴还要做雾化处理。春秋天隔天喷一次,夏天每天都要喷。35℃的高温天要在凌晨5点钟喷,气温降到20℃以下就要挪到早上9点钟喷,生怕一个照应不周苗木会饥渴病倒。可你想一想,我们的苗木,移栽出去可能栽在公园、街道、河畔,也可能栽在高速公路两侧,它是要靠天落雨的。老天爷下雨哪有一定的?有时多,有时少,有时早,有时晚,这种煎熬,如果在树木的少年期从来没有经历过,那你的照管就是有缺陷的——你有意搞出了一个风调雨顺的人工环境,苗木移栽出去,一旦外头有疾风骤雨,这树就轰然倒下给你看!

老秦说,他的苗木有那么高的存活率,只不过因为他有意识地在树木的少年期,循序渐进地让它们适应了这种旱涝不均的煎熬,培养了它们更强韧的根系。

万家  
灯火

“吧嗒、吧嗒”地向院外跑去。村头的大槐树下是小村人夏夜纳凉的最好去处。轻风像一壶老酒,把这棵大槐树灌得醉意朦胧,细小的枝叶摆来摆去,像迈着小醉的步子走回家路上的一个旅人。吃过晚饭,用热水除去一身疲惫的人们手摇着大蒲扇、拎着板凳,坐在了粗得要两人才能合抱的树根周围。各种新闻便在叽叽呱呱的谈论中传递开来:某地洪水淹死了多少人,某某处某家的鸭子下了一个奇异的蛋,某某姑娘还未结婚肚子已大了……只有孩子们,对大人世界里的东西不感兴趣。他们在人群中穿梭往来,或捉迷藏,或追赶从河面上、芦苇丛中飞来的萤火虫……突然,“嗯、嗯”从不远处传来两声干咳,是村中辈分最高的李大爷来了。他光着上身,古铜色的脸庞上沟壑纵横。见他到来,大槐树下倏忽寂然无声,人们都自愿让开一条道,请李大爷坐在树根最高处。孩子们也不追逐嬉戏了,都围拢在李大爷身边,缠着他讲故事。李大爷年幼时读过私塾,肚中有些墨水。他接过别人递给他的烟袋,点燃一锅烟,惬意地吸上两口,就拉开嗓门给大家讲“薛仁贵征西”“牛郎织女”“白蛇传”等古老的民间故事。李大爷讲故事的水平几乎能称得上“一流”,用“声情并茂”这个词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。讲到高潮时,孩子们便大声叫好,而讲到伤心处,男男女女中就有叹气抹眼泪的,而且往往一连几天都不开心——小村的人特淳朴。

夜深了,月儿更明亮了,淡淡的雾气在四处飘浮。夜色中,所有的景色都在融融的朦胧中微笑。被精彩的故事熏得醉醺醺的人们想困了。最先离开的当然是李大爷,他在人们尊敬的目光中飘然而去。而后,大人们领着不甘心又无可奈何的孩子各自离去。只有几个贪凉而不愿回家的年轻人往大板凳上一躺,手中的蒲扇滑落,酣然睡着了。



云山

汪念周

## 重复

□朱朱

我经常在梦里回到从前的大院儿。

20世纪80年代的红砖墙,三排两层的宿舍楼,还有藏着香甜冰棍儿的冰库,和堆满废铁的水塔。

那时候老朱还年轻,年近四十的时候依旧身强体健,不但是单位的业务骨干,同时也是运动积极分子。印象中他一直活得很热闹,虽然物质上比较贫乏,但从来没有让自己的生活显得疲弱。下班后大院儿里的排球场最热闹,大小伙子自组队,其实双方接不了几个球,但每次都打得热火朝天。半个多小时后老朱一身尘土和热汗回到家,跟老婆孩子夸赞自己的球技,开心得仿佛天真的孩子。夏日的黄昏,家家户户的厨房飘着菜香,二十出头的小文哥哥热衷于在院门口的空地上练习举重。他赤着膀子,只一条短裤,一身白白的肉明晃晃的。每次“哈”的一声奋力举过头顶后,没个一秒便用力将杠铃往地上一扔。那会儿水泥地面只在室内有,场院儿里都是泥地,时间久了,那地上便有两个深深的坑,下雨便是两个袖珍的小水塘。老朱见了也很有兴趣,赤着上身露出

跟牛一样结实的膀子要和差了十几岁的小伙子比力气,一轮一轮地往上加大盘子一样的杠铃。最后居然是老朱赢了。小城里第一个游泳池进成了,老朱带着家人第一批买票进场,用小时候学会的狗刨在泳池里游得水花四溅。有一阵子学武术很流行,大家一窝蜂地去学洪拳。老朱参加了武术队成了年龄最大的队员,没几天便把各种拳式打得有模有样。周末家里多了一群朋友聊天喝茶嗑瓜子,日子过得有声有色。

老朱退休后依然步履矫健,忽然爱上了打羽毛球,那时候生活条件好了,他舍得买最好的球拍和运动服,把球场上熟识的老老小小全都打败了。后又觉得交谊舞不错,每天清晨起早去公园练习,跟一群老太太打得火热。

老朱是我爸。从前他给人的印象就是大嗓门儿大力气,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他看起来步履有点蹒跚的样子。算起来他的年纪还不大,总以为他是在装样子,以表示他很疲劳很辛苦要逃避家务,其实朱老太太更辛苦啊。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他有恐病症,他反复纠结他的肺

玉兰  
一瓣

小结节尺寸有多大,声音嘶哑,动作慢了。后来去医院才知道,他连味道都闻不太出来了。那天陪他坐在医院过道的椅子上,他很安静,戴着口罩看不到表情。等做检查的人很多,他眼睛半闭着困倦不堪。有一瞬间,我忽然想起从前那个神气活现的老朱的样子,想起从前他对我的宠爱和对我他的辜负,想起他给我买的赤膊糖和商店里放哈了的奶油蛋糕,想到我一意孤行不听他的劝告一定要嫁他不看好的人,就觉得自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加大混蛋。

从前的院子已经拆了,原来的邻居都搬进了新建的小区。新小区挺好的,但仍不如老院子好,因为那里面有老朱年轻时的影子,以及妄想中的重来一回的可能性。下午在电脑里找文件,偶然翻出从前的老照片,让我忽然想起年轻时老朱的样子,以及他现在的样子。他把坏脾气传给了我,也把热情传给了我,他把对生活的执拗传给了我,也把勇敢和勇气传给了我。一瞬间突然理解了他的生活,他的坚定,向往温暖,积极地想融入多种群体,是因为胆怯,而我的一些用力也正是他胆怯的重复。

岁月  
流金

## 苏州往事

□玛丽夫人

往事如烟,我离开苏州农校已35年了。我是1982年考取的苏州农校,曾在那读了三年书,记得是父亲用扁担挑着我的行李送我去学校的。那时苏通大桥还没有影子,得从南通港轮渡过江,再乘汽车到苏州。我爸挑着行李上下船又上下车,非常辛苦。他把我送到学校,也没来得及带我出去玩,第二天就回南通上班了。

苏农位于西园和留园附近,我学园艺专业,主要研究果树栽培。我们班有42个学生,女生只有7个,有的专业甚至全是男生。女生在农校非常珍贵,我们被叫作七仙女。

那时,学校每个月发14元饭票,当时好像只有师范生和农学专业的才有这样的待遇。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来自农村,大家很节约。饭是自己淘了米、装进饭盒,放到蒸饭箱里一起蒸。菜可在食堂打,女生经常省下饭票,去学校小卖部买点心。那时开口笑、蜜三刀最受我们青睐。有一年寒假,为了给家人带礼物,我也用省下的饭票到小卖部买了点心和几双袜子。父母知道是

我从嘴里省下来的礼物,只是责怪我怎么不好好吃饭。

我们课余生活很单调,早上要出操,夜里有晚自习。在苏州三年,当然要去园林。西园、留园、拙政园、沧浪亭、虎丘,我都去过。不过学校考试频繁,多数时候都在看书。周末有两天休息,洗洗晒晒之外,会去观前街逛逛。巷子里能遇到老年人唱评弹,有的虽不专业,但在我们外地人听来,依然觉得很优美。我很喜欢苏州话,软软的,嗲嗲的,当年也能说两句。看到小照相馆也会进去照几张一寸照片,自己留着或相互赠送。

二年级时,开始流行跳集体舞和交谊舞,晚饭后和晚自习后大家都去哪儿苦学,有时还请校外工厂的人来教我们。交谊舞很少跳,最喜欢16步,还在全校文艺晚会上表演过。三年级,班上举行中秋联欢晚会,保留节目就是跳舞,一直以来都是女生跟女生跳,那次是男生跟女生跳,气氛好极了。

在苏农学习的日子,最有趣、最开心的是外出实习。曾去东山观看柑橘栽培,在山上辨认各种花草的

名字,采集树叶花草,回去制成标本。三年级,全班去了徐州果园,主要学习苹果的冬季管理和修剪技术。最后有考试,每人负责修剪一棵树,老师在边上打分。徐州的秋冬虽然很冷,但我们很快乐。

最后一次实习,我们分组去全省各地的果园。来自南通的四人与扬州的同学被分到江都果园,这次主要学习果树嫁接。有一天,果园恰好没事,几个同学一时兴起,借了自行车,骑了十几里路去扬州同学罗春梅家里。她父亲去房后鱼塘给我们捞鱼,我们坐着小船在鱼塘里笑闹、摘菱角。当天饱餐一顿,非常快活地回果园了。

我在苏农的三年很幸福。姨妈一家也住在苏州,姨夫和姨哥都在苏州医学院工作,他们非常喜欢我。考去苏州后,逢到各种节日,他们都叫我去家里做客。姨妈怕我知趣,常在饭桌底下悄悄踢我的脚,催我夹菜吃。假期结束回校,姨妈总要我先去她家住一阵,她和姨夫来车站接我。有时我没空去,她就让姨哥来学校看我。如今姨妈姨夫都已离开了我,我后来也没有从事园艺工作,但往事的温馨快乐都历历在目。